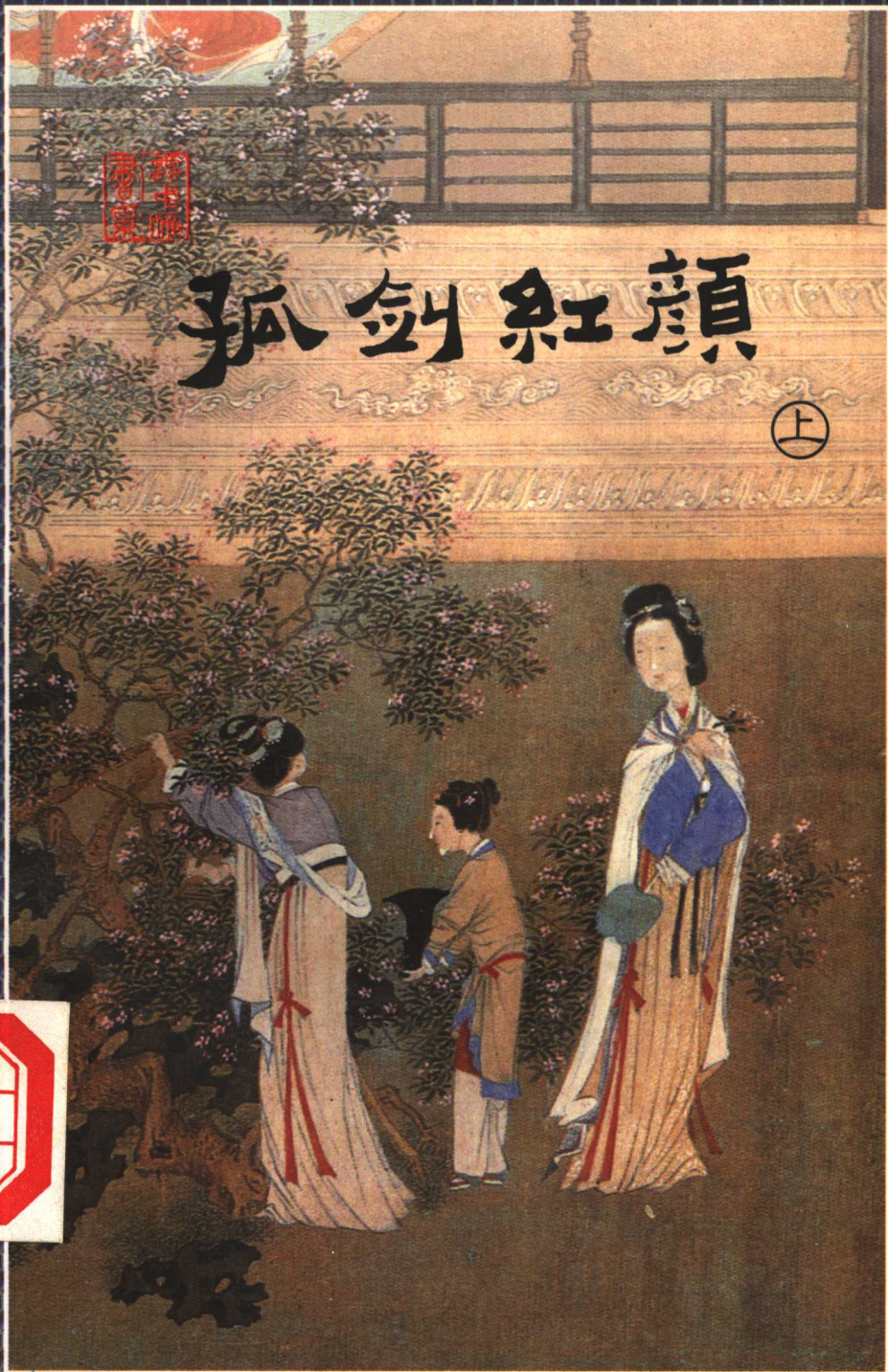




顏紅劍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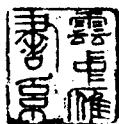
上



孤劍紅顏

孤劍紅顏

上



珠海出版社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/数据

孤剑红颜/云中雁著

ISBN7-5371-2180-X/I.1004 ¥35.00 元

I 孤…

II 云…

III 小说-武侠-当代

IV I210

孤剑红颜

作 者 ■ 云中雁

责任编辑 ■ 张红宇 雷良波

封面设计 ■ 蓝戈

出版发行 ●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珠海出版社

联系电话 ● 0756-3331403

印 刷 ▲ 长春市中兴胶版印刷厂

开 本 ▲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 ▲ 20 字数 ▲ 445 千字

版 次 ▲ 1998 年 8 月第 1 版

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▲ 1-10000 册

ISBN7-5371-2180-X/I.1004

定 价 ▲ 3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内 容 提 要

他本来有一个温馨美好的家庭，有一个被称为“佛心侠”的父亲，却在一个可怕的晚上毁于血光，自己被人“以子易子”得逃生天……

十余年后，他一身黑衣，手提墨龙剑，以三十年前的“潜龙”名号杀出江湖，以冷酷和血腥令江湖闻风丧胆……

他讲究恩怨分明，面对十余年前的救命之恩，他明知前方是深渊陷阱，也义无反顾地走下去！

潜龙飞凤，世代相争，潜龙即出，飞凤亦来。面对眼前千娇百媚的女孩，他心中焉得无情？但为了使她免于腥风血雨生活，他硬下心肠，拒人千里，然而在生命垂危之际，面对誓死相随的女人，他毅然服下了可能进天堂亦可能入地狱的《佛火回心丹》……

剑化血雨。恩仇了处，潜龙飞凤有情无恨，闺中之友，小窗儿女语，百炼钢化为绕指柔，始知人生真快乐

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	潜龙出江湖	(1)
第二章	小菱儿与大哥哥	(2 4)
第三章	三个大美人	(4 6)
第四章	枫树下的魔影	(7 0)
第五章	血 影	(9 3)
第六章	不肯作韩信的人	(116)
第七章	羽妹妹	(140)
第八章	无月无星之夜	(164)
第九章	桃花太岁	(187)
第十章	蛇魔王	(211)

第十一章	两个对八个	(233)
第十二章	半天血	(257)
第十三章	煞 气	(281)
第十四章	孤叟与孤舟	(304)
第十五章	水里·火里	(313)
第十六章	三寸神面妖	(351)
第十七章	素手观音	(375)
第十八章	师哥·师妹	(398)
第十九章	花 狐	(421)
第二十章	尔曹身与各俱灭	(444)
第二一章	谁是英雄	(468)
第二二章	尸 山	(491)
第二三章	走了狼来了虎	(514)

第二十四章 碧小龙宫湖 (538)

第二十五章 三 绝 (561)

第二十六章 神剑独尊 (585)

第二十七章 雨过天青 (608)

第一章 潜龙出江湖

沐浴在黄山高接云端的仲夏辉中的锁龙桥，就那么静悄悄的横卧在宽有三四十丈的三叉河上。

清澈得发蓝的河水，徐徐地流过桥下，流过两岸密排的垂柳脚下，缓慢、温驯的俨如一条驯服的青龙。

青砖桥座，石桥桥面，看起来锁龙桥建造得并不精细华美，但触目却有一种粗犷、坚实能耐狂风暴雨的牢固感觉。

锁龙桥建成迄今，不过仅仅十年左右，但在这不算长的十年中，河东那片广大而无人耕种的肥沃土地，却给桥西小小的三叉村中不到三百户的人家带来了无尽的财富，对这个小小的村落，锁龙桥确实可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。

短短十年中，由三餐不继而一变为丰衣足食，是桥给他们带来的，或者该说是建桥的人给他们带来的。

虽然，那建桥的人，全家在村中居留了不过短短的三年光景，便如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了，或者，该说是凋谢了，神秘得带有恐怖的凋谢了，也正因为他们消失得太过突然，他们更觉得有身受重恩而永难报答的遗憾。

感怀逝者大恩，聊表生者敬意，他们在桥西大路边上，建下了那座小山似的大冢与那座围有砖墙的祭奠祠堂。

每当人们目光接触到此处宏伟的祠堂时，都仿佛看到了七年前那张洒脱、开朗永远挂着笑意的和善面庞。

就在七年前今天早上这个时候，他们发现那位带来财富的一

家凋谢了，因此，每年的今天，全村中长一辈的人，都要到这祠堂中来祭奠一番。

这时，正有几个壮汉抬着三牲、果饼等祭品从祠堂内走出来。

今年的祭奠显然是完成了，在七八个抬祭品的壮汉之后，鱼贯的走出十五六个老汉，年纪均在五十以上，穿得虽然并不华美，但却非常朴实整洁。

他们迈着沉重的步伐，个个面色沉重而肃穆，可见七年的漫长岁月，仍没有扫去深印在他们心中的那幕景象。

沿着祠堂正门的两侧，十五六个老汉排成两排，停步转身，对面而立，静静的等待着。

与往年一样，白发萧萧的秦老爹，仍是最后一个。

他扶着那根枣木拐杖，一步一步缓慢的跨出大门，然后再转身探臂把那两扇今年才漆过的红漆大门拉上。

门才拉了一半，秦老爹突然停住了，昏花的老眼，向右手一扇门上望了许久，才急急的转过身来，以沉浑带怒的声音道：“这门上的字是谁写的？简……简真是想造反了！哪……哪里不可以写？就非写在恩主灵位前的大门上吗？秦三，秦三，你过来。”

一个三十多岁的驼背汉子闻声急急忙忙的从祠堂后跑过来，直到秦老爹面前，才止步道：“老爹，您叫我？”

寒着那张皱纹密布的老脸，秦老爹把身子向右一侧，反臂指指门道：“这是谁写上去的？”

众人一直没弄明白秦老爹为什么突然急言厉色的把秦三找来，闻言目光一齐往那扇门上一望，不由全都呆住了，只见右边门上写着一行碗口大的黑字，道：“念天心，有好生之德，稍收煞气。”

看完这一联，众人目光又不由自主的向右边一扇望过去，果然找到了下联：“怨相报，无休止之期，冤家宜解。”

秦三虽然不认得字，但也呆住了，他惊得目瞪口呆了半天，才呐呐地道：“老爹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

秦老爹，老脸煞白，颤动着嘴唇道：“不用这个那个的，你老实

说，这些日子里，你有没有在这里看管照顾？我交待过你多少次，这里要损了一草一木，就是对恩主大大的不敬，你倒是有没有听进去？你说！快说啊！”

多少年来，众人从来没看到老爹如此激动愤怒过，他今天这种异乎寻常的表情，不但把秦三吓呆了，就连那十五六个老者，也个个为之心动。

秦三呆站了半天，才比手划脚的道：“老爹，我发誓，发重誓，我从来没擅自离开过，这两扇大门，我昨天夜里才洗刷过，说半句谎言，天打雷劈，就不知道是哪个该杀的与我秦三过不去，在这上面写了字，老爹，相信我！”

秦老爹冷笑道：“你这样说，有谁会相信，从今天起，这里不用你照理了。”

秦三闻言大骇，脱口惊叫道：“老爹，承你仁慈，当年留下我这个无处可归的驼子在庄上，我秦三日夜不敢忘记合庄大恩，哪敢怠忽职责，老爹，我……我真的从来就没有离开过，天晓得。”

秦老爹脸色依旧冰冷，毫无感情的道：“秦三，你就算砸了我的门，拆了我的屋，我都能原谅你，唯独对恩主的祠堂，我无法宽容，这是全村的人感恩报恩之地，我一个人作不了主。”

恰在这时，祠堂外突然响起一个宏亮震耳的声音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多事，罪过，罪过呀。”

闻声，虽然都知道和尚是谁，但众人的目光，仍然向祠堂大门口望过去。

一个须眉俱白，面如满月般的慈眉善目的老和尚，就在众人目光注视之下，由大门缓步踱到祠堂的大院中。

老和尚停在秦三身后，朝秦老爹合十为礼，肃声道：“施主，老衲斗胆自专，擅自书写于此实非秦三施主之过。”

秦三一听，火可就大了，霍然转过身来，怒声道：“大和尚，你是个得道高僧，做事怎么好这般阴损，我驼子可没有开罪你啊！”

秦老爹沉声喝道：“秦三，怎么可以这么无礼？”

秦三闻言苦着脸道：“老爹，他写的，我得替他顶罪啊？”

秦老爹挥挥手，道：“不怪你，没你的事了，你去吧。”

秦三呆了一呆，突然欢天喜地的道：“谢谢老爹，谢谢老爹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急急忙忙的退了下去。

秦老爹一等秦三走出去之后，才望着老和尚，道：“大师在祠堂正门上写这副对联，想必有什么用意，弟子等愚昧，还乞大师明言相告。”

老和尚沉声道：“施主，老衲本意，正如门上所写的，无非是为天下苍生设想而已。”

秦老爹更迷惑了，呆看了老和尚半天，才道：“大师，弟子等都是些庄稼汉子，世居于此，与外界既无瓜葛，自己之间也从无纷争，又怎会无辜伤害生灵呢？”

老和尚沉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施主，你等虽无杀害生灵之力，亦无残害生灵之心，但是，老施主，你却能阻止那杀伐的煞神，是的，老施主，只有你能。”

秦老爹张着嘴，慢慢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尖，自问似的道：“我？”话落又摇摇头，道：“大师，弟子更糊涂了。”

老和尚望着秦老爹身后的祠堂内室，意味深长的道：“施主，老衲相信你一定看得出老衲写的那些，不是给施主等看的，施主，你说是吗？”

秦老爹点点头道：“大师，这个我知道，弟子也正想问问大师你，这是写给谁看的呢？”

老和尚精光闪闪的眸子盯在祠堂内供桌上的灵位上，语重心长地道：“老施主，燕家有后，老施主，你一定知道，是吗？”

秦老爹一呆，盯着老和尚好一阵子，才道：“大师父，不瞒你说，燕恩主的第二公子在灾难发生的当夜，确实曾在老夫处避过难，可笑他们只知道往外追而不知道向内找，只是，下半夜他就被一个黑衣侠士领走了，大师父，你是说他还活着？”

众人的目光，全都迫切的盯在老和尚脸上，目光中全都充满了

希求。

老和尚沉叹一声，道：“施主，他们不向村内搜，并非由于愚昧，而是有人替那燕家第二子送了命了，这叫调虎离山之计，这件事，燕家二子知道，因此，他如果真活着，心中必然充满了恨与怨，老衲真替天下苍生担心。”

对老和尚这些悲天悯人的话，秦老爹一点也没听进去，老和尚话才说完，他已迫不及待的问道：“大师父，你是说燕公子还活着？”

老和尚看着秦老爹道：“老施主，假使老衲说他还活着的话，施主，你肯替老衲完成这个心愿吗？”

秦老爹有点失望的道：“大师父，假设与事实终有一段差距，你也不能断定燕公子是否真的还活在人间，是吗？”

老和尚沉重地叹息一声道：“施主，老衲有八成把握，知道燕小檀越仍活在人间，而且已回到三叉河来了，因此，事情已迫在眉睫，老衲才前来求告施主，老衲一向知道施主心地慈善祥和，因此，老衲以为施主一定会替老衲完成这个心愿。”

秦老爹闻言，皱纹密布的老脸上立时浮上了一片兴奋之色，才待开口再问，两侧那两排老者之中，已有四五个迫不及待的抢口道：“大师父，你见过燕二公子？”

老和尚探手在宽大的袈裟中，缓慢的掏出一张纸条，摇头沉重地道：“老衲没见过他，但老衲却相信这些一定是他写的，老施主，你看看笔迹，当知老衲的推测不错。”话落把手中纸条递向秦老爹。

急忙伸手接了过去，秦老爹睁着昏花眼看了一阵，突然兴奋无比的高声念道：“潜思默察真理，善恶终须有报，龙行带雨，雨化血，剑了切齿深仇。”

秦老爹看了一阵，点头笑道：“嗯，嗯，笔迹的确是出自年轻人之手，但是，大师父，你怎么就知道这可能是燕二公子呢？”

老和尚道：“施主，祠堂门上的对子是老衲在昨夜二更时写的，在五更老衲起身时，桌上就出现了这张纸条，老施主，老衲以为，只有燕公子回来，他才会先到祠堂来，因此，他能猜出这是老衲写

的。”

两排老者之中，立时有人抢口问道：“大师父，如果真是燕二公子回来了的话，他又为什么不进村呢？这不大可能吧？”

老和尚沉重地道：“各位施主，你们可曾发现最近村西的莫施主院中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秦老爹老脸立时一变，神情不安地道：“大师父，你是说活阎罗莫老爷子庄院中最近出现的那些持刀带剑的汉子，是来等二公子的？他们又怎么知道燕公子要回来呢？”

老和尚看看碧蓝的天空，沉声道：“老施主，你不是江湖中人，因此，你不会知道江湖上的事情，事情发生在三个月前，名动一方的吴家堡与赵家楼突然都在一夜之间冰消瓦解，死者人数在三十口以上，事后在这两处地方，有人发现了相同的标记，一个染印在大门上的龙头。”

秦老爹道：“龙头？龙头又代表什么意思呢？”

老和尚不安地道：“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踪迹如谜，无人能见，施主，下狠手之人，是在明告武林，潜龙重现江湖了。”

秦老爹昏花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惊讶的奇光，脱口漫吟道：“日行万里无踪迹，潜龙管尽不平事，大师父，老汉记得孩提时天下各处都在流传着这两句话，你所说的潜龙可就是指的那神人般的潜龙？”

老和尚道：“是的，只是，人已换成了燕二公子而已，这将比当年心性偏激的潜龙真人更可怕。”

秦老爹道：“大师父，潜龙与燕二公子又怎么扯上关系了呢？”

老和尚沉重地道：“老施主，你把老衲给你的那副对联，起首二字与结尾二字联起来一念就知道了。”

秦老爹自语道：“潜思默察真理，善恶终须有报，龙行带雨，雨化血，剑了切齿深仇。”

自语一落，突然道：“潜龙、报仇！”

老和尚凝重地接口道：“是的，老施主，他要告诉老衲的正是这

四个字，施主，你知道莫施主家来的那些人正是为了等他吗？你总不希望三叉河一带再出流血事件吧？”

秦老爹闻言不安地道：“大师父，燕二公子如果不来见老汉，我也无法通知他躲避呀，这……这可怎么办？”

老和尚道：“施主，并不是叫燕小檀越走避，而是劝他不要再杀下去了。”

秦老爹迷茫的望着老和尚道：“大师父，你……你是说燕二公子能单枪匹马的杀了那些人？不，决不可能，大师父，俗语说得好，双拳难敌四手，我得设法通知他。”

老和尚郑重地道：“老施主，你不谙武功，因此不知其中玄奥，吴家堡、赵家楼，能雄踞一方，决非偶然，老施主，潜龙之能，不但你想象不出，就是江湖中人，也照样的不敢猜测，因此，整个江湖武林，几乎人人自危，都在注意他的动向了。”

秦老爹道：“大师父，他比之你如何？”

老和尚凝重地道：“他夜入老衲房中，老衲竟然一无所知，老施主，老衲差他太远了。”

秦老爹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，急问道：“大师父，你过河无须舟楫，来去如风，他也能吗？”只觉得秦老爹神情有些激动，但老和尚却无法猜出他此刻在想些什么，点点头道：“老衲说过，差他差得太远了。”

秦老爹盯视了老和尚一阵子，突然大笑起来，道：“哈哈……总算苍天有眼，我老汉久等的一天，看样子就快出现了，好，好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大师父，老汉只怕不能为你尽力了。”

老和尚一呆，宣声佛号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老衲素知施主慈悲为怀，因此，老衲劝施主你不要激动，细思因果，佛云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老施主……”

秦老爹摇头截住老和尚的话道：“大师父，别的都先别说，七年前造桥的燕老相公，大师父你说他是善人还是恶人？”

老和尚沉声道：“当年的燕施主，有佛心侠之称，江湖上，的确

少了他这种侠风仁心之人，该算个大大的善人。”

秦老爹激动地道：“大师父，别的老汉我不知道，单只燕相公舍家财建桥，给三叉村这两百多户带来的恩泽，老汉我就觉得永报不完，但是，大师父，他为什么会有那种收场，这就是行善之报吗？这真是行善的反得恶报，作恶的反增寿延年，大师父，不只是老汉，这三叉村上下两百多户人家，除了王天堡一家之外，无人不在盼望着苍天睁眼，无人不在期望着看那些伤天害理、赶尽杀绝的畜类们的下场，如果说看看杀人得下十八层地狱，大师父，我老汉这一大把年纪了，决不是说的气话，我宁愿遍游刀山油锅，只要亲眼看看他们的下场。”

秦老爹的话才说完，周围那十五六个老者立时齐声附和，个个激动非常。

环视一周，老和尚沉重地道：“施主，燕施主夫妇当年名动江湖，去后尚且无人敢为他们出面，可见当年加害他的人必有震慑天下的威信，老施主，常言道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燕小檀越就算有通天之能，又怎能与天下为敌呢？就算为燕小檀越着想，施主，你也该劝他稍敛锋芒才是啊。”

秦老爹好像已下定了决心，宁死也不回头，闻言激动地道：“十步之内，必有燕草，老汉相信世间有正义感的人居多，小人为数有限，他们之所以不肯出面，只是因为事不关己而已，绝非为了趋炎附势，大师父，老汉是不会替你完成心愿的。”

老和尚心仍不死，脱口道：“老施主，如果燕小檀越一现身，流血事件将首先发生于三叉村中。”

秦老爹一怔，道：“大师父指的是哪一家？”

老和尚道：“与燕家旧宅比邻的王施主家。”

秦老爹老脸上的不安之色突然一扫而空，冰冷的道：“想当年，燕相公待他王大堡一家不薄，没想到燕相公才去不久，他天王堡就与新来的活阎王拉上关系了，占燕家地产，欺自村兄弟，大师父，虽然他天王堡恩将仇报，老汉相信二公子仍不至于取他性命，除非另

有更重要的原因。大师父，你好像知道。”

老和尚长叹一声道：“但愿燕小檀越不知道。”

秦老爹道：“大师父，你知道些什么？”

老和尚摇摇头，道：“老衲既不能挽回劫数，自不该再造杀机，老施主，老衲只怕无可奉告了。”

话落沉重地转身向祠堂外走去。

秦老爹歉疚地道：“大师父，恕老汉我今天有违大师父之命。”

老和尚低沉地道：“天命非人力能挽回，老施主，不能怪你，是老衲自己想得太天真了。”话落已走出大门，飘然而去。

目送老和尚消失之后，秦老爹沉声道：“佛缘大师是有道高僧，所说的决不会错，看来恩主并没有绝后，从今天起，恩主旧宅门外，要留个小伙子在那里守着，老汉相信燕二公子一回来一定会先进家门。”

老者中有人道：“燕二公子一进门，他看到那所整理得井然有序的住处，定会知道我们对之心了。”

秦老爹变色道：“这点小事算得什么？当着燕二公子，可不许提及这些。”话落反身关上大门，率众进村而去。

起更时分，这三伏天的夏夜，依旧闷热得使人觉得连喘气都困难，满天繁星，片云全无，树梢动也不动，夜幕所罩的大地，就像一片真空，死寂得像全冻结了似的。

往日，在三叉村像这种夜晚，入夜几乎十室九空，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几乎全都不约而同的聚集在麦场上，大树下，天南地北的闲扯着，解闷驱热，沉闷的夏夜，往往是农家最快乐的时刻，夜夜总二更以后，人们才会散去。

今夜的闷热并不亚于往昔，但是，街道场院上，竟连半个人影都没有，就连那些吵闹不休的孩童，也全销声匿迹得无影无踪了。

这使人联想到山雨欲来的那段死寂恐怖的景象。

庄西头的燕家大宅，在这二百户上下的小村中，显得格外突

出，高院墙、大楼房、红墙绿瓦被满院的绿林一衬，看来格外宏伟幽静，虽然，这里已有七年无人居住了。但一切依然整洁如初，并无人去楼空的凋零景象。

自从燕家的人突然离奇丧生之后，这座巨宅就开始有人绘影绘形的说见到鬼火，因此，一入夜，便无人敢在这里逗留。

今夜，事情似乎特别反常，因为，在那两扇红漆大门楼下，此时正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庄稼汉子。

老的头发已苍白，浓眉小眼，嘴角上翘着，年纪虽然已在五旬以上，那对上翘的嘴角，却使他脸上流露不出老年人的庄重。

他对面坐的是个浓眉大眼，圆脸大嘴，身体健壮的高大汉子，透着一脸愣直傻气，此时，正在解衣扣。

老者掏出烟袋，装了一烟锅子烟，晃着火折子，才要点烟，一眼瞥见对面愣小子在解扣子，急忙拔出嘴里的烟袋，喝道：“大舌头，你打算干什么？”

愣小子头也没有抬，道：“受不了大……大爷，这……这天热得人心……心慌，再……再不开扣……扣子，准……准活……活……活……”

老者一瞪眼，道：“大舌头，你忘了秦老爹怎么交待的了吗？万一燕二公子来了，你就这么见他吗？”

大舌头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他来了，俺……俺再穿……穿上嘛。”

老者道：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不到跟前，你能看见？”

愣小子头一呆，道：“但……但是……”

老者笑道：“你他娘的说句话就像要举泰山似的，我看，你还是好好的穿上衣裳，少说两句吧。”

大舌头实在被热的受不了，闻言一急，就急出法子来了，一拍大手道：“咱……咱们何不把迎接燕二……二公子的灯……灯笼点上，挂……挂在远处，他一来……不……不就看……看见了吗？”

老者自己也闷得心发慌，闻言想了想道：“大舌头，你他娘的不愣嘛。”